

朱小如——著

和 小说家 过招

一个法国的夏天 / 莫里亚诺 / 墙上的斑点 / 弗吉尼亚·沃尔夫
复调 / 陀思妥耶夫斯基 / 精神窄门 / 寓言故事
白天 / 福斯特 / 陌生 / 连环套 / 老克勒
兄弟 / 香水 / 卡尔维诺 / 小说
劳伦斯 / 叙述表情 / 伪币制造者 / 纪德 / 谐趣



朱小如——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小说家过招/朱小如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3806-3

I. ①和… II. ①朱… III. ①小说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7.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6202 号

责任编辑 舒光浩 时润民

封面设计 胡 斌 刘健敏

和小说家过招

朱小如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82,000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806-3/I·1535

定价 36.00 元

序

我看朱小如

施战军

我自知,我是不具备给朱小如先生的书写序的资质的。

在文学行当中的资历、见识、影响和为人做事的诸多方面,他都是我的师长;况且,二十年的交往中,他作为每每在大的审美判断上和一些细微的文学感觉上让我由衷感到会心相契的兄长,我对他的依赖之情常常大于对他的评价之心。

这是一个基本上述而不作的人。他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他在私下场合的聊天,如果整理出来,编成一部《朱小如谈话录》必定更精彩,一般的智慧型段子手是无法相比的,不仅仅是重击的和犀利的,又都是厚道的和善意的。还有,他并不常打电话,偶尔你正在路上走着甚至正在洗手间里的时候的来电,一定要接,往往是谈及一部新作品,叮嘱你留意,介绍你看看,再大致说上几个特点之类,然后你去找来,发现他已经把最妙处说出来了。往往是,接下来一段日子,作品成了热议对象,人们的观点几乎没有超出他说的那几句。唉,这也是我后来写文章跟他差不多,越来越少了的直接原因。

沙哑的男中音,让他在亮明观点、分析问题、表达赞赏和提出意见的时候,跟他在唱《三套车》时一样的面红耳赤霸气十足。如果正巧他在对面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发言者可能会有点心里发毛,觉得自己的话是不是不太对是不是说满了是不是说偏了是不是说重了,总之,会被他的微笑搞得紧张甚或跑题。经历过北大荒风雪的棱角分明的面相,镜片后一双说话就放大、不说话就眯起来的神秘眼睛,那貌似厉害实则憨厚甚至羞涩的微笑,让不那么熟悉他的人很难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他的宽容。正是这样,接下来的交流中所认识到的诚恳,才那么可靠而珍贵。

如今,他把自己已经写出的文字集成一册,我们大体可以感知他节奏自然又时不时咣啷作响的语式、深度广度皆自在的视野、敏感前瞻标的明确的眼光、高素质精思维的理路……还有,他的激昂,有时不免有点冒失倒也分寸适度,那是他出于赤子般的责任,仍像少年“看青人”那样护惜好庄稼,有时需要拔草捉虫,有时必须打发走拱倒栅栏的野猪。

对一部作品、一种思潮、一类现象,他有一股执拗而强大的引领认知的冲动和实践能力。举个例子吧。《繁花》刚出世那年,他逢人必讲《繁花》。有几秒钟,他就说“绝对牛的小说,你得看”;有几分钟,他会告诉你“什么是上海,什么是上海人,什么才是城市文学,你要是不读《繁花》,怎么会搞清楚?”;如果有一个晚上,他会说着说着就落到《繁花》里去,即使别人在说长城和故宫他仍会把话题转移到苏州河边的毛细血管风情区,即使在大家一会儿聊里约热内卢一会儿又聊草原的乱乎劲儿上他还是会把话题归拢到里弄草民的日常欢喜,直到人们郑重起来,不响,捧起书,认真琢磨师范大学毕业并曾是语文教学专家的朱老师留的考题。那一刻,作为文学读者的及格线,就在批评家朱小如先生的手里牵着。因为,这样的时刻过后,你发现他是对的。

不管是跟同行辩论也好,还是如他的书名那样“与小说家过招”也好,他

对的概率很高，他获胜的几率特大，起码大于著名批评家加在一起再平均出来的准确度。但是，当初，有不少朋友一开始都以为他是一厢情愿地瞎热情呢。惭愧的是，我曾偶尔也是其中的友人之一。也许对《繁花》的热诚推介，已经足够验证他理性的卓越。之后，他很少再有那么起劲的样子，偶尔说起啥，好像也不再那么霸气侧漏了，慈祥温柔，自足自信地厚道的表情，看后辈同行在话筒前天花乱坠，蛮享受的样子。

小如老师的文学感觉和判断，来自哪些方面呢？作为他多年的好友，我不妨大胆一说：除了天赋才华，和许多人相比，他有令人羡慕的两大文学批评法宝：一是他大学期间夯实的以后又时时累积的文艺理论功底，二是他三十多年一直浸润其中的文学现场的亲历经验。哦，似乎要凑足三条才对，如果说还需要再加上最重要的第三条的话，就是他那北大荒小知青与大上海老克腊之间的弹性十足的人生张力——前面说到的他的那些表现，都与这第三条有关。

同时具备这三条的文学人能有多少呢？具备这些，而并没有骄傲自满骄横跋扈，还能一如既往对文学秉持纯粹、不忘初心的人，又有几个呢？

目 录

- 1 序 我看朱小如 / 施战军

Chapter I

- 3 对《文学报·新批评》的一点批评
- 9 现代小说结构现象与本质的变化
- 20 中国经验叙事
兼谈近期长篇小说反讽、谐趣的叙述表情
- 29 转向:从“羞耻”到“过失”
评《小城之恋》与《伤心咖啡馆之歌》
- 37 走向:非压抑性文明的本能原动力
劳伦斯与中国当代文学
- 44 从“方法论”看“批评观”
读程德培新作《批评史中的作家》
- 47 理论批评回到常识
读郭春林的《读图时代文学的处境》
- 51 灾难母题与文学创作的精神向度
- 55 漫谈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创作的精神故里
- 61 挑战广西三剑客
- 65 道德的沉思
读费振钟的《堕落时代》
- 67 《弟弟最后的日子》:精神窄门之书
- 70 穿越时空的想象和对视
读赵柏田的《历史碎影》和《岩中花树》

- 73 天然去雕饰
刘家科散文集《乡村记忆》读后

Chapter II

- 77 为《繁花》鼓掌
- 81 《白鹿原》:成功的叙事经验
- 84 关键全在一个“犯”字
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读解
- 87 陈世旭小说世界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 96 一半是钦佩 一半是惋惜
杨显惠小说创作心态初探
- 102 不相一致而又始终一致
- 105 打开而不讲述的醉心故事
西廂小说论
- 111 当下女性的寓言故事
论姚鄂梅的小说特色
- 122 落没英雄江湖郎
王手小说漫谈
- 126 小说遭遇诗
细读李蕾长篇小说《欢喜》
- 130 对于生活的忠诚和报答
简评刘益善小说

- 138 贴己的感受,坦荡的胸襟
简评史生荣的小说
- 142 侠骨柔肠寸草心
李肇正小说论
- 149 情者文之经
读《太阳》
- 153 历史的名字叫“纸片”
评张者《老风口》
- 156 战争与人
评何顿《湖南骡子》
- 160 举重若轻
评晓苏的《酒疯子》
- 162 爱还是被爱
读贝拉的小说有感
- 167 有“深度”“难度”的畅销写作
读渡边淳一小说《女优》

Chapter III

- 171 作家的深度和高度
由《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奏折》谈起
- 175 捧读
- 179 无酒诗胆也开张
读车延高的诗作

184	声音:作为电影中一个积极的创作元素
189	性格的、生活的、间离的 西班牙影片《钻石广场》观感
193	电影的视觉高潮
195	闪电走在雷鸣之前 简评沙叶新的《太阳·雪·人》
198	新编越剧《孔乙己》的价值
200	越剧《乔少爷造桥》散议
202	有关“语文”的事
211	漫谈语文与文学写作的关系
222	后记

Chapter I

对《文学报·新批评》的一点批评

正值《文学报·新批评》一周年，报社开了大型座谈会，还给作者发了奖，社会反响挺大。报社内部总结会上，领导问我有什么话想说，我说想说的话我会写成文章。其实，每期《新批评》一出来后，在编后会上读了，觉得不对，我也会立刻说出我的意见。我生性不喜欢隐瞒自己的观点。

对《新批评》而言，我的观点是外行人看“热闹”而已，内行人才看“门道”。“热闹”的事，无非是今天批了哪个著名作家，明天又批了哪个走红的名人。由此，作家们私下里相互打趣：“怎么还没批到我，看来我还不著名，还不够走红。”这样的坊间流传，虽然能博得一时的眼球刺激，但共生出的是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力，不说也罢，说说内行人才看的“门道”问题。

《新批评》创办其宗旨，定然不是为了仅仅给外行人看“热闹”，更主要的任务毫无疑问是关涉“文学批评重建”这样的内行人才看的“门道”问题。

由此，不能不问《新批评》一周年，究竟为“文学批评重建”作出了哪些贡献？

印象最深的是陈冲老师的几篇重头文章，看题目就觉得分量不轻。什么《我想要的“新批评”》，什么《批评要从文本出发》，什么《论“指鹿为马”及

其 2.0 版——兼谈《陆犯焉识》》等。

喜欢读陈冲老师的文章，尤其喜欢陈冲老师辅导青年批评家们的高姿态，陈冲老师苦口婆心要教会青年批评家们如何摸“老虎屁股”而又不使“老虎”跳起来的“智慧”。那才叫本事，晚生后辈的我们还真得努力地多多学习。

“智慧”其实也是一种“思想”。依然体现了批评家的立场和姿态。

直白地说，陈冲老师亮出批翟业军的姿态，却与翟业军批迟子建怀抱相同的立场，批铁凝的姿态却又比贺绍俊的表扬更技高一筹。同样陈冲老师明着说何英“指鹿为马”，暗底下其实想说的也还是《陆犯焉识》不怎么好。这样东腾西挪、滑不溜秋、老辣无比的春秋笔法的确大大提升了《新批评》文学批评的文学性。好看，够酷！

我以为《新批评》一周年果真有所贡献，功劳主要就在既有韩石山老师当“幕后”总策划，又有陈冲老师身体力行在“前台”当具体督导。《新批评》得此两位文坛名宿神助，自然好戏还在后面呢！

说起“智慧”这个词，对文学而言，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太重要了。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当代文学近些年来，缘何会充满了如此“智慧”。而那都是被“生存”这两个字逼出来的。结果是我们的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不由自主地深深地陷落在有“思想”没“智慧”、处处惹祸的境遇之中，以及有“智慧”却又没“思想”的更大悲哀之中。

前不久，我在“当代文学六十年研讨会”上曾经说过：我们的历史由于有了过多的“文学叙事”所以变得面目不清，而我们的文学又由于加入了过多的“革命叙事”而变得简单、粗暴。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至今还不好好总结，更待何时？

比如，在《新批评》同期连发的两篇批《陆犯焉识》的文章，应当也算比较重要的文章了。先说黄德海的《傲慢，以及假花的秘密》一文，文章开头即说

“去国经年的现代写作者在异国思维里浸染日久，早就不懂得什么近乡情怯，用语言衣锦还乡的他们，面对故国人物，往往会流露出不经意的傲慢。仿佛怕阅读者识不出自己显而易见的傲慢，严歌苓在新作《陆犯焉识》的主人公名字上都做了文章——陆焉识、冯婉喻——就算大陆的‘陆’不是作者有意为之，‘哪里识别得出委婉的讽喻’之意却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如此傲慢的作者，在小说里写出了怎样惊天的秘密？”而文章结尾又写道：“手握普世标准的作者，凭借自己搜集材料的功力，挟持题材、人物，仰仗自己久而成熟的叙事技术，捋扎出了一束尚算得上漂亮的假花。”

文学批评不是从作品的具体实际出发，来判断其优劣，而是先从作家身份上判定其“为一个如此傲慢的作者”，这就不仅仅是“简单”的问题，而是有点“粗暴”了。严歌苓因为有“海外”身份就“不经意的傲慢”，那你批评家的“傲慢”可不是“不经意”的，而是“故意”如此的，所以，我就搞明白了，莫非批评家和作家私下有什么过节？不然的话，这样涉嫌“人身攻击”的批评，可是背离“文学”，走得远了点。

其实，仔细阅读黄德海对《陆犯焉识》的具体分析，和我阅读过的其他几篇相关评论来比较，黄德海还算对作品理解得相当不错的。可惜的是既然读明白了《陆犯焉识》的主旨，就不应当随随便便地给严歌苓加上“傲慢”的身份，然后根据作家的“傲慢”就认定其作品也必然是“漂亮的假花”。

另有一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不仅仅出在黄德海的文章里，也出在别的相关评论中。那就是陆焉识最后是“失踪”了呢？还是回到了“大草原”？

小说原文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那个大草漠上来的邓三钢离开上海一个礼拜之后。我祖父陆焉识失踪了。

他失踪在一个柳枝泛青的早晨。

头天晚上，他的小女儿丹珏和丈夫刘亮吵了一架。为什么吵，谁也不清楚。一般来说，丹珏在做出一让步时总会抗争一下，吵两句。但刘亮明白她最终自会听话。也许，陆焉识是听见了这段争吵走开的，也许他早就蓄谋走开。清晨丹珏从房里出来上马桶间，发现父亲的房门开着，就走进去。一封信留在桌上，是给我的。信非常简单，告诉我他走了，要我转告我父母和丹珏孃孃，他怕告辞太麻烦，所以没有告辞。以后万一在美国的丹珏孃孃问到他，替他解释一句。随便怎样解释都行。我猜想是邓指的小儿子给了他启发，让他意识到，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

他把他的衣服带走了，还带走了我祖母冯婉喻的骨灰。

就我读来，小说里的客观叙述是“失踪”了，回到了“大草原”则是主观叙述，是“我猜想”的。因此，我以为应当以小说的“客观叙述”为准。而在我读来“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一句，充满了“反讽”之意，陆焉识回到“大草原”的说法，岂不完全和小说主旨背道而驰？更可笑的居然还有批评家认为：“陆焉识回到‘大草原’独自走完自己的人生，是何等的悲壮！”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们，怎么竟连文字背后隐藏的含义都读不明白了呢？

再说说何英的那篇文章，主要问题也在于思维被“知识分子”的身份，套得死死的，怎么就转不过弯了呢？其实小说里的陆焉识只是个有“知识”的普通人，既不是“左”分子，也不是“右”分子，更谈不上什么“公共知识分子”。也唯其只是个有“知识”的普通人，遭受如此命运才倍感哀怜。

谁说“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全在于能不能为“工农兵服务”。自从我们有了“劳工神圣”的思想之后，“知识分子”就一度被排斥到“臭老九”的社会地位上。

“知识”得到尊重，也就是陆焉识被释放的年代，但社会、家庭、子女普遍

认同了吗？没有！至今我们依然没有深入地思考过“知识”难道就没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知识”就一定要和“分子”联系捆绑在一块？

我们难道至今还不能如此追问一下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吗？

的确如黄德海的文章所说《陆犯焉识》小说里的爱情、自由，还仅仅是“漂亮的假花”。原因在哪？就在现实太残酷！

我们对“人”的区分太简单化了，不是好人，就必然是坏人，不革命就一定是反革命，难道这世界上就不能有不好也不坏的人？如果陆焉识够得上“公共知识分子”，他被送去“改造”或许也就不那么冤屈，而他的精神世界或许会变得像“十二月党人”那样，意志也变得格外坚强。但严歌苓笔下的陆焉识，其实也和王安忆笔下有缺点的女人王琦瑶差得不太多。严歌苓笔下的陆焉识或许最怕的就是被人认定为是什么什么“分子”。因为“他太相信读书人的精神独立，因此他从过分密切的派别联盟中总嗅出淡淡的无耻”（见于严歌苓《寻找祖父》）。

我们的文学思维不知不觉就深染上了如此僵化和简单化的毛病。何英对小说人物陆焉识的“知识分子”精神思想的要求过高了，以至于被陈冲老师戏谑为“指鹿为马”。然而我对陈冲老师对该作“搔痒痒”的观点却不敢苟同。更何况“搔痒痒”也同样是需要“智慧”的，只不过严歌苓的“智慧”用的地方和陈冲老师的“智慧”所用的地方不同罢了。

幸好，《新批评》才刚刚一周年，谬误还不至于流传太深。然而，一些明显的错误其实是认真编辑就可以完全避免的。尤其是发生在文章标题上的。如陈冲老师的《批评要从文本出发》，既然批的是翟业军，而翟业军批迟子建所运用的方法恰恰正是“文本批评”的方法，怎么就不从“文本”出发了？从学理上说“文本”和“作品本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岂能简单替换。再如黄惟群的《〈天香〉是不是小说？》就无疑是个耸人听闻的伪命题，几乎连文学常识都不顾了。小说写得再不好，依然是小说。